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叙事

太史公叙秦孝公變法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

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
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
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
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
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
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
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
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

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
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
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
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
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
（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
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
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
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
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

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叙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清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

言因甲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 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蔡邕云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荅之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 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爲數非獨秦制然 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

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而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
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叙秦起阿房宮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
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
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
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
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
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
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
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林皆至關中計宮
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
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叙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徐廣曰鯫音士垢反）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尽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

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

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
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
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
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
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
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
傷

叙項羽分王諸將相

項王欲自王先正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
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
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
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
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恐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
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
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
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從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鄼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叙劉項戰垓下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

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叙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禄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禄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禄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禄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

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禄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禄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禄以爲酈兄（徐廣曰曾祝字也）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

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史廁中朱虛侯已殺產會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叙迎立代王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

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
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
耳今已誅諸呂新啖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
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
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
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
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
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
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
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
一邪今方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
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
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
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
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
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
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

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羮頡侯終毋丘姨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猶讓宜乃更廻坐示變也三讓不受羣臣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

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叙災異

景帝二年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叙七國反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觀此則漢興七國曲直曉然矣

叙武帝求神仙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
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
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
神於先後死若死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
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尊禮置祠之內
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
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匱
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
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
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
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
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
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
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
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
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
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

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皐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鹿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

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使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爲主人

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六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

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勵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
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
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
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
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
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
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
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
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
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户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
輦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
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軍以
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曀暐有黃雲蓋焉有麀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徐廣曰鬺烹煑也音殤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彊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

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
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
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
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
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
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鬼史區
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
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
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
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
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
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
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
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
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
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
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
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
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

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
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
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
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
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
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
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
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
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
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
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
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
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
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
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
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
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

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
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
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
雲陽祠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
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
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
牲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
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
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

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
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
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
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
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
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
春既滅南越上有發巫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
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
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

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瑟自此起其來年
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
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
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
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
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
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
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
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
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
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
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
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圜封禪事於是上絀偃
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
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

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
巔上遂東延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
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
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
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子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
人　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
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
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
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
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
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
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
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
用皆至太山然后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
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

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疋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賛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

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之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莘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宮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嵩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

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
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
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
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
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
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
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
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
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
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

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
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
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
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
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
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
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
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
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
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
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
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
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
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
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
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
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
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
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
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

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叙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

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檐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

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蹢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臧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

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幸待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

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者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

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傾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
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
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䙝而牧羊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因非獨羊也治民
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
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
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
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

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故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曾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錢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
梁臺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
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
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
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
入財者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
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
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
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
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
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
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
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
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

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瞽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絶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

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

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至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
歲小旱上令嘗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本吏上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文章正宗卷之十七

醫藥研究所藏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